

舊志序

涇陽志凡十有二卷迺先達李侍御之所編也歲久板刻散失藏之者少且自弘治癸丑以後文獻尚未收錄觀者病焉連侯下車即首詢之蓋欲稽故實而措之行也越數日懸金購之始得一帙字畫磨滅漫

不可讀迺喟然嘆曰涇陽關中文獻之首也而志若此有司之過也迺謀重刻別為拾遺二卷以附于後遂以序委諸不敏予曰懿哉侯之用心也夫志也者即古列國之史所以紀往事垂後鑒也治道污隆風俗美惡恒於斯驗之其關係亦重且大

矣是故上而天文若分野災變之類中而人事若選舉隱逸忠臣烈女詩文之類下而地理若山川建置城池公宇土產水利之類罔不脩載將使浚之君子仰觀天文則知脩德以弭變中稽人事則知宣政以宜民俯察地理則防禦之方疆理之法所

當經畫也允若茲則天道順而不愆其度入極建而皆協於中地道寧而不戾其常推之天下有餘裕矣况一邑乎哉侯之善政固非一端而此舉有關於世教甚大故曰懿哉侯之用心也侯名應魁字文卿別號石坡河南武安人于時贊成之者縣丞

則介休石公鳳儀主簿則曹縣蔡公繼先
皆有功於志者也法得備書

時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禮科都給事中邑人呂應祥

撰

舊志序

左輔古稱浩穰之會而涇陽其首縣也縣舊有志以其地在古雲陽池陽今淳化二原間歷代遞合遞分年遠淆亂作者未深綜其緒理於是乎師心信耳汗湧成書自陵谷封畛已各

隨稗書野老之口相遷瞽不能盡原又何暇論謠俗之盛衰考政治之得失乎今邑令傅君旣視事再稔政清人和乃披按縣故請於鄉大夫魏中丞公作新志志成謂余亦左輔人且於史事良習宜有言叙諸首簡余旣

受以卒業竊有嘆於史才之難云夫
今之郡邑志古史之流也昉自禹貢
職方而馬班始為河渠書及地理溝
洫志迺後源遠而流益分偏都小邑
亦各有志侈張山川之名勝與其人
才物產之饒蓋至於今爛然矣然往

往務虛恢而鮮實錄博採獵而迷端
涯苗莠錯陳趣舍歧路而欲以希聲
典志成一家之書可不謂難焉蓋非
志之難史才之難也中丞公吾鄉所
稱閱覽博物君子尤涵思六經嫻於
世務不顚顛瑠瓊鏤藻績間故今所為

志其為卷凡六為類凡九其大義則
考信於詩書而取裁古史煩亂者刪
疑誤者闕要在根荦勝枝葉而墨工
槩人腐毫翰以爭篇章之富句字之
工者辟之驅市兵而野戰公間出其
精騎以一當十十當百無不效也至

如建置戶租禮俗諸篇原物力之漸
耗感教化之不廣悼風會之日流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綜本末昭勸戒使
人撫卷太息而反覆於古今之際於
乎公之所懷獨史才也與哉是故吏
茲土者不可以不知是書為茲土之

大夫若士者不可以不知是書長吏以豈弟蘇其罷困以敦朴掾其澆漓而士大夫又皆從中丞公以古道本業相率而先黔首今之涇陽其復為古之涇陽也儻可庶幾乎不然以天府神臯陸海沃野為雄稱以五陵豪

侈處權得利為恒俗提空名駕物論之上而日朶月削凌遲寢以大敝則難振也此作志者之意也嗟乎即一邑而全陝可知即全陝而天下可知矣詎獨涇陽哉詎獨涇陽哉中丞公名學曾字惟貫余同年進士

萬曆戊寅夏六月辛巳

賜進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馮翊馬自強撰

志序

陽陵與涇爲齒錯之壤余家去涇不半
舍其間山川之巨麗風物之華榮蓋童而
習也幼耽帖括家言未及旁搜廣覽晚膺
殊恩奉

命歸養媿不能追隨青瑣檢點白雲姑取所謂

郡邑志披讀焉於涇得魏恭襄志畧而
該詳而有體寔堪與我里仲木先生相後
先而余童子時僅得之耳聞者始獲歷
覽其概恭襄後世運丕盛衰隨之稽古者
遑遑感憤而扼腕且九十年餘無人起任紀
述之責將所爲人物登降教化淳漓闕而不

錄即有一二賢能吏不過急簿書飾課最
至於信今傳後之典且閉目不觀束手不爲
矣書年王公余同年友也以三吳名流早登
高第蒞涇數稔惠深怙冒化洽作人體裁
旣嚴風韻更別政旣成矣慨然曰夫涇也而
可無志乎取數十年所惴於心而吶於辭

者偶一爲之吾則何敢人盡避事而惴且吶焉
令後來者以無志而靡所考鏡如吾今日吾
又何敢迺於退食之暇隨事講求因地諮
詢或得之殘文斷碣或拾之疏牘公移或
訪之墨士文人或采之編氓故老廢者興
墜者舉數十年之故實燦若列眉覺前

之按籍茫然者後之人拱手而受成度可謂恭
襄公功臣歟將附棗梨問序於余余才識
寡昧何足爲書年公重亦何足爲涇重
但涇爲關輔劇縣其土沃其物阜其人才
穎秀而卓越因革損益徃徃動當事
者之劈劃書年公翼翼小心科條獨著

織鉅委悉以平日好學深思沉心靜氣行
於民社之間因斯志以傳石畫名之而可言
言之而可行用以識見聞備掌故使一時
縮綬諸君子採而擇之設施其所未竟
增長其所未能而涇人士借是以爲私淑
文雅風流照耀千古其有裨於盛治豈

淺鮮耶當不止涇之民歌來暮而咏誰
嗣已齒錯之壤於漢有光志云乎哉是即
今日之蒼蔡也非余何足以知書年公
又非余何能以言書年公

皆

康熙歲在庚戌仲秋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內府工科左給事中加一級

陽陵魚飛漢撰

志序

明府王公書年先生重修敝邑涇陽志成以寄韓子京師韓子受讀終篇再拜向為之序曰志者史之一體而縣志則郡國之權輿也先儒有云史莫尚於志蓋將求諸制作之林非徒

以文辭為工焉聞之宋太平中作寰宇記考証頗詳惜其書不傳然人文之目當時固謙讓未遑也明李文達竭生平之力為一統志而所載方輿多與舊史不合故論者謂讀通志不若讀郡志讀郡志不若讀縣志君子

以為知言涇陽志闕有間矣萬曆初年邑人魏恭襄作志同州馬文莊為之序歷九十餘年迺復得公起而修之公汜左鉅儒早振六翮而盛名坎壈以於吏事比來吾邑雖他人目為繁劇公內無賓史鳴琴坐理取辦俄

頃嘗恢恢其有餘地而賢士大夫日相往來飲酒賦詩遠近傳頌紵衣縞帶有春秋卿尹之遺風屢嘗慨然曰夫子說夏禮而傷杞不足徵學殷禮則曰有宋存焉未幾杞降而稱子而宋猶得以上公周旋會盟之列歷二

百四十年不改然則邑之有志文獻
之存亾繫之不綦重哉於是召集群
賢講求故實公草創之與諸賢討論
之而公復潤色之以庀其成取魏志
九目簡而為八讀地理峩山涇水之
間去豐鎬百里而近先王王畿之故

墟也吹邠擊籥進之南雅則文武成
康之流風在焉駟馘小戎未可以秦
槩周矣讀建置有廢興之感焉其事
即不自縣縣不敢不脩書也讀貢賦
雍田上上其賦中下球琳之產在境
外織皮之貢在邦域之外而今或問

諸涇陽其憂未有艾也讀水利河渠
有書溝洫有志按圖而考之秦漢之
故可復讀官師官之名知縣而或起
筮仕或自丞判以遷其實縣令耳非
如宋制之帶京御知縣事得專奏請
與令判然為二焉師之名尊而秩則

卑非如明初有藩牧之擢外翰之譽
也丞簿以下無論已讀選舉古之取
士有科有目今之取士有科無目鄉
里即未能驟復孝秀似不妨並行也
讀人物當求無媿於地讀藝文當求
無媿於古則西京可作也此固作者

之意而因名課實亦涇人士之所樂道踵羨增華馬魏兩前輩且有待而益彰雖然魏之志出於二百餘季重熙累洽之時又乘其里居暇日為之公志乃自簿書期會間親探典籍不日成之簡而核直而不肆視魏志善

有加焉即予之學與名位皆遠媿文莊庶幾附公以傳不朽公在涇多異政行將

璽書將擢入居要津更以涇民疾苦之事旦夕入告志又其權輿也夫康熙庚戌秋八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邑

人韓望撰

志序

自扶風班氏易司馬遷八書爲
十志其後郡邑亦皆有志而史
官黼黻治平每多採擇焉邑乘
之重與史等也涇陽爲周秦重
地漢唐建都在其畿內列於赤

望文物聲名必有志以紀之但
今之去古遠矣披圖而閱丁壯
之實籍則生齒盈詘大相懸殊
也驅車而弔幽人之芳躅則徑
翳苔斑漢仲子真追呼難出也
入祠而拜鄭國之衣冠則石瀨

龍湫非復當年之故道而漑田
四萬空貽奕世之虛名也晉謁
二陵僅存禾黍痛澆李郭邈矣
元功與夫車箱春鳥之音穫澤
秋風之浪無不時移物變乃執
前人遺編斷簡漫無增修欲以

膠柱而鼓瑟也奚可哉涇邑舊
有雲陽志年久無稽明興百餘
年谷口李侍御作志又五十年
魏恭襄作志迄今又將百年鮮
克繼起文獻遺佚書年王父母
先生來尹是邦政平訟理百廢

具興暇日討邑乘而披讀之曰
恭襄之舊復不甚拘恭襄成例
可併者併可詳者詳列爲八目
而八目中又各爲摠論其於政
治得失風俗淳漓之故三致意
焉觀者不出几案間一邑之形

勢阨塞閭井好尚人材臧否洞
然不啻觀火異日司徒得以稽
戶口太史得以陳風謠其於
聖朝豈曰小補信涇志之重與史
等也然不能無異者前此修志
皆地著之人而先生則流宦茲

士傳聞異辭得無虞其失實乎
曰不然地著之人容有偏溺先
生江左名流爲邑典型非有所
狎昵懟怨於人妍媸銖兩靡不
稱情而出昔人云忘非是然後
能公是非忘好惡然後能公好

惡正先生之謂矣且聞先生爲
是書也設匭於門令田夫村媪
凡有奇節湮鬱不傳者皆得聽
人投納以備採擇復旁稽輿論
探索真僞故其言無虛僻哀然
爲一邑信史况先生治涇六載

防固疆圉爲申保甲之令勸興
農務爲濬龍山之泉惟正有供
何以昔簡而今費輶軒載道何
以昔逸而今勞以及民風之若
何砥銜人才之若何噓培文教
之若何釐正凡志之所載者先

生一一見諸施行又豈若搯觚
家止矜文詞博雅云爾哉書成
走使屬予爲序予涇人弇鄙寡
聞不能如李侍御魏恭襄有所
著述先生乃不辭賢勞獨開盛
舉予樂觀其成且將藉先生以

有辭於邑人矣

峇

康熙庚戌秋吉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加二級

邑人張重齡撰

志序

陝以西為縣九十有六其隸西安三十有一而人多首涇陽蓋關中之稱沃野自涇之有鄭國渠始也涇巨川或以名州或以名縣而河渠之利縣實啟之故涇亦莫著於涇陽縣制有七以其川岳之古置郵賦

役之繁曰望曰繁曰上涇陽嘗居二焉是烏可以無志明萬曆初縣令傅君嘗請於鄉大夫魏恭襄公作志迄今將百年矣國家肇興監古之憲予來尹茲土值皇帝銳意圖治乃眷西顧謂關中為天下上

游 制府 撫軍 藩 臬諸大臣皆簡任

親賢正己物正境多豐歲民用咸和郡邑
之吏蒙其餘澤退食優游間及詩書遂取
魏志卒業其間源流相闡尋祖舊文間有
闕疑審誤發明簡端者我不敢知曰如唐
書之新舊並存亦不敢知曰如五代史之
獨行歐陽權是百年以還逞者曰變來者

日增俯仰其時豈盡無堪紀述以紹恭襄
之緒而樸遯自安猥云未遑倘有過我仲
之故封瞻周原之遺趾憑軾而問曰茲其
三男二女宜畜牛羊宜樹黍稷如職方所
載土會之盈虛歲幾何生民之愉戚歲幾
何人材之消長時政之利病歲幾何其茫

然無以對也以令之不學而重為山川羞
亦烏乎可然令微官耳求百季之掌故於
兵戈甫息文獻無徵之後其時難立乎一
邑以指四方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
異辭其地難有所因必有所損益志之所
當言或非令之所得言其事難括地之志

寰宇之記其書以亾未奉懸金之
詔區區長吏為之則購藏書之難奔走期會
雨雪在塗非聽以書局自隨則處暇日之
難而一旦博綜遺聞擬議史事則君子說
其不類雖然未敢已也爰進邑之通儒廣
搜遠引朝有所得焉書於槧夕有所得焉

書於槩久之壁戶皆滿百年之中思過半矣曰魏志而重葺之魏之爲目九而今之爲目八其不稱方輿稱地理者志創於班掾從其舊也祠祀不書聞之諸侯始有事於境內山川則社稷而外非令之所得與也禮俗不特書不議禮故以風俗附見於

地理焉戶租改書貢賦今之爲賦賦也非租也兼言貢義有所託也渠堰改書水利所以導民也藝文魏逐條附其末今自爲一目所以導士也餘皆仍舊既竣自叙其大端若此僭踰之愆知不獲辭然欲使後之似者有攷焉其或由縣而推諸郡由郡

而推諸國都陝西通志具在涇陽在指掌
之中矣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初冬吉日
賜進士出身知涇陽縣事潤州王際有書
於退思公署

縣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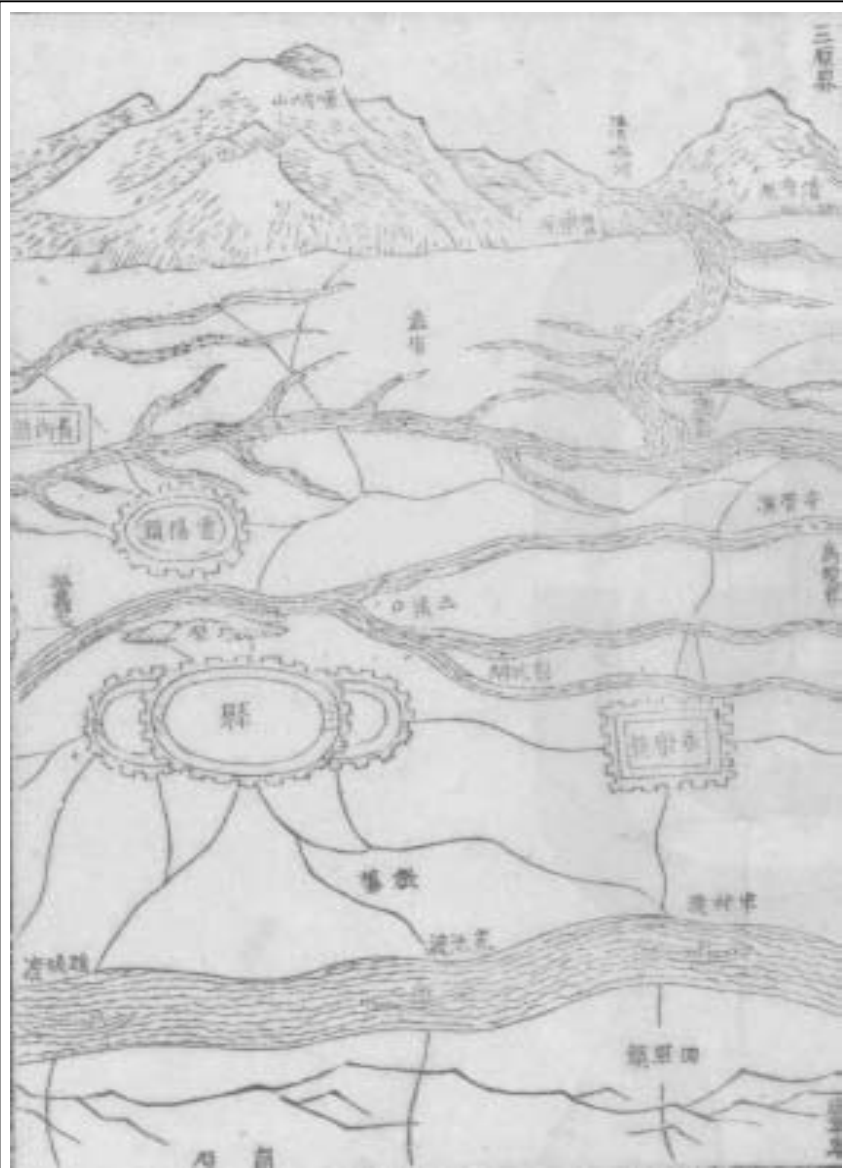
古有志矣而必有圖者何所以辨定職方君子之以形格物也四海之廣九邊之遙以及象胥重譯無不鱗次顛末而况一邑何難使百里形勢燎然尺幅中故閱涇志者不待詳覽文義一展卷可識其大槩且縣境有圖縣城有圖而三渠堰亦有圖視其山阜之低昂原隰之高下川澤之源流相度經營以爲民利豈惟格物將以致治此呂温地誌圖序所云本之所

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也

涇陽縣志

圖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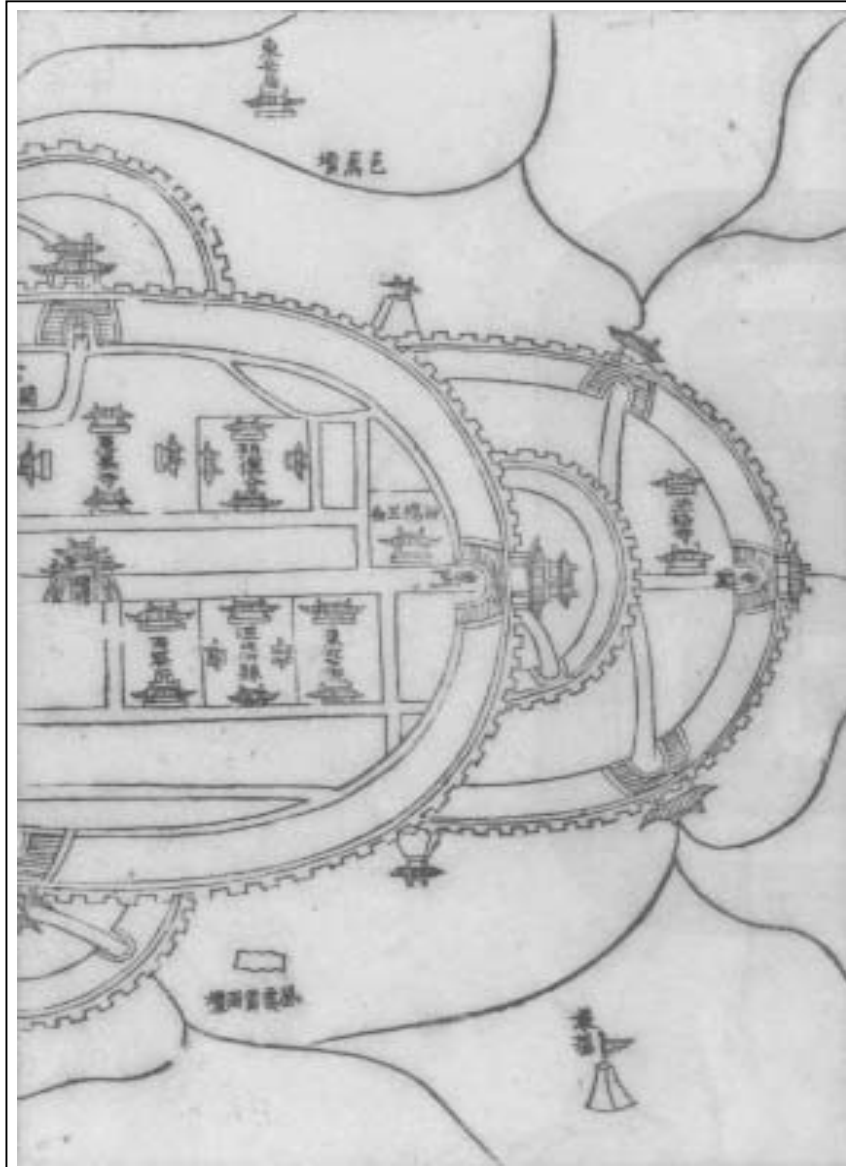


圖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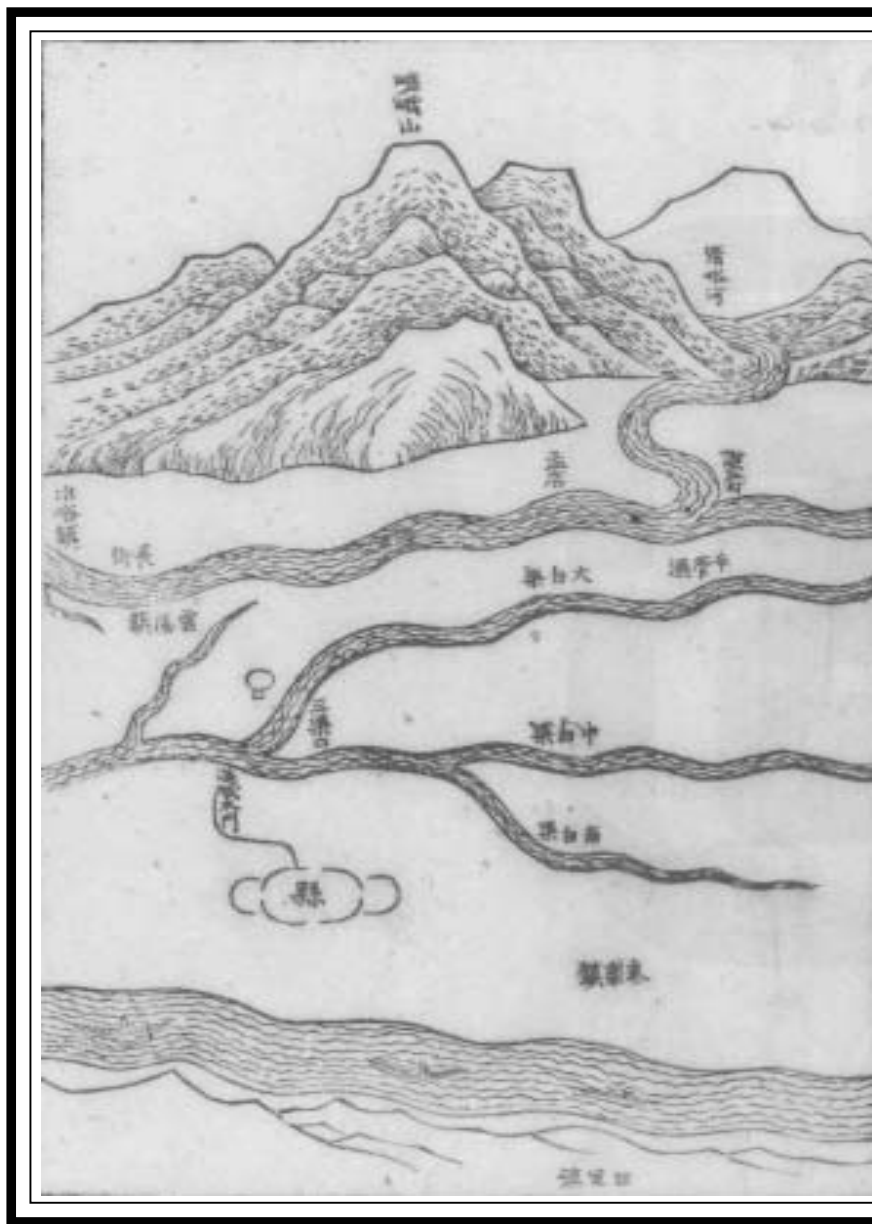
涇陽縣志

圖

一一



圖渠涇



涇陽縣志

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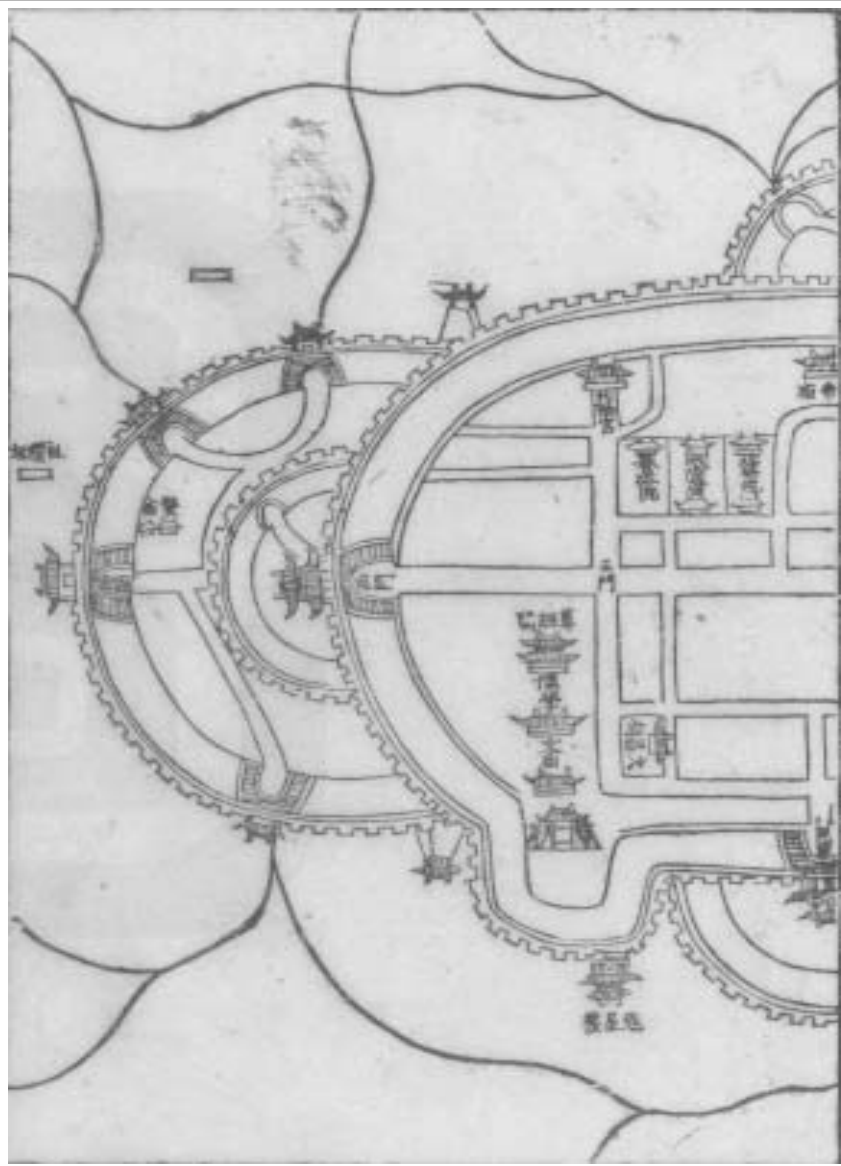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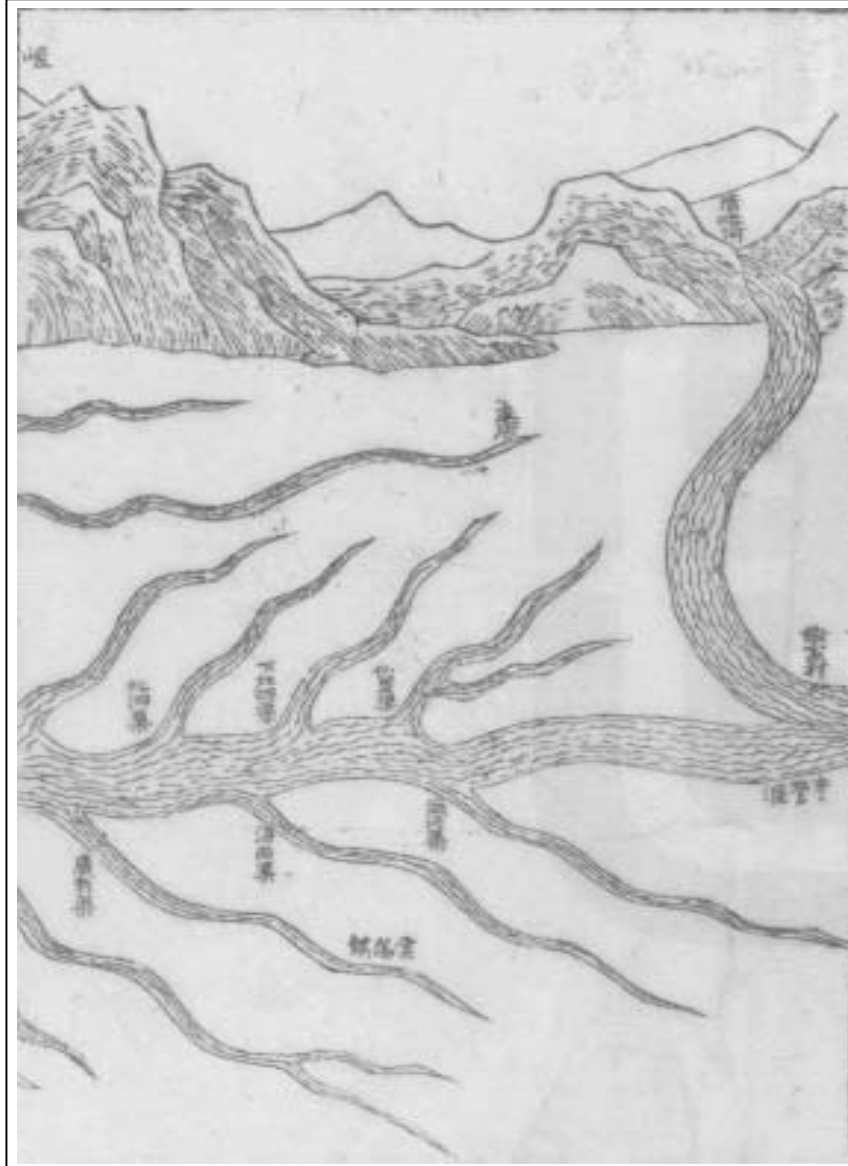


圖 渠 冶

涇陽縣志

圖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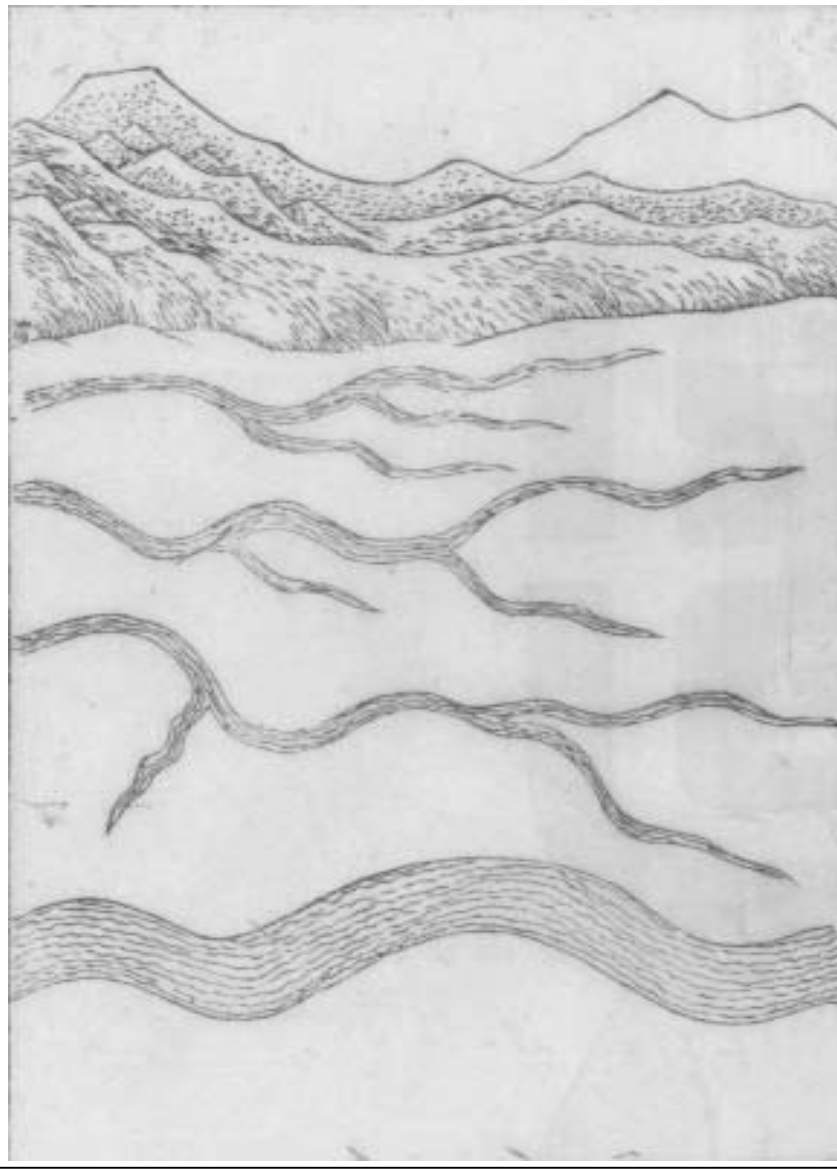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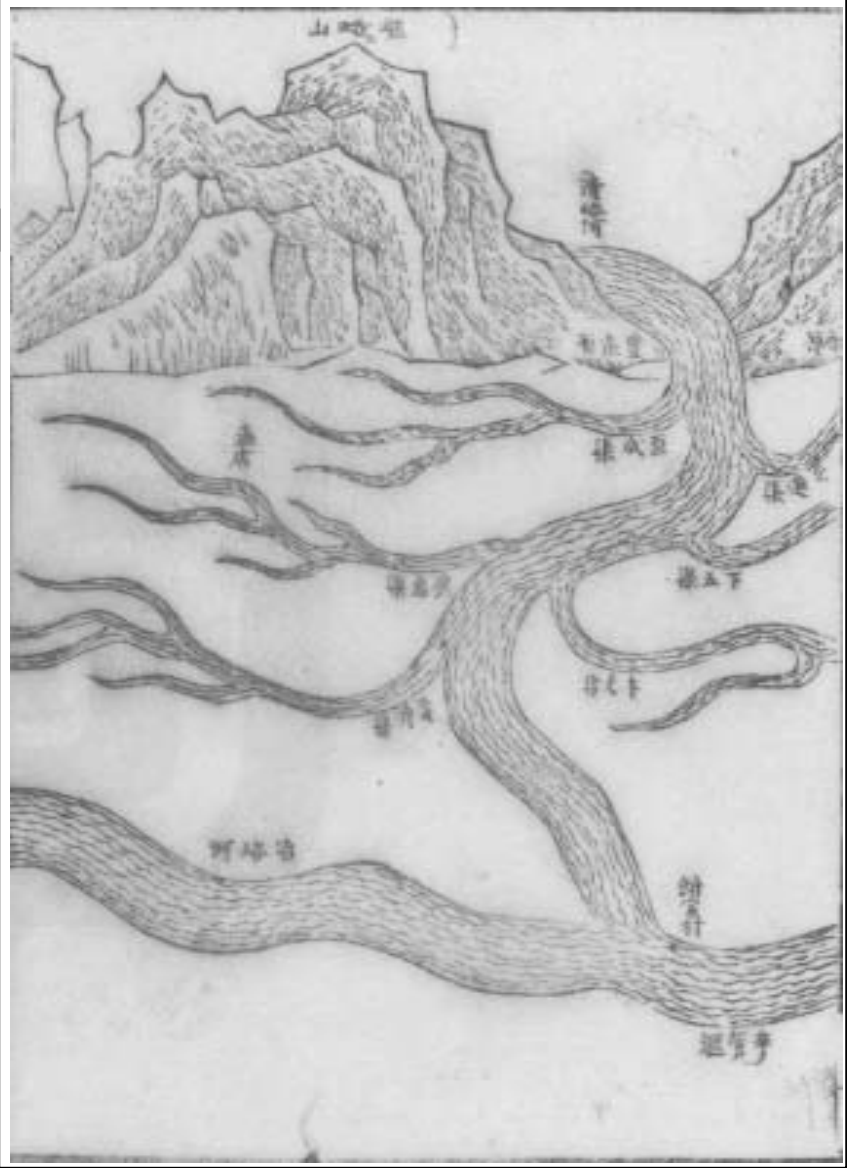
圖渠清

涇陽縣志

圖

五





涇陽縣志目次

卷一

地理志

疆域

山川

星野

風俗

祥異

卷二

建置志

城池
寺院
梁觀

縣署
演武樓
鄉閣

倉局
養濟
陵墓

屬廨
祠廟
古蹟

學校
壇壝
舖遞

卷三

貢賦志

土田

戶口

賦役

驛站

物產

卷四

涇陽縣志

目

一

水利志

涇渠

冶清渠

卷五

官師志

分封
主簿

鎮守
典史

風憲
教諭

縣令
訓導

縣丞

卷六

選舉志

進士
武舉
吏員
武舉人

舉人
封贈
將材

貢士
恩廕

薦辟
武進士

監生

卷七

人物志

宦業
方技

隱逸
仙釋

孝友

義俠

節烈

卷八

藝文志

詩記

序

傳

墓誌

銘

贊

賦

涇陽縣志目次

終

涇陽縣志

目

一

涇陽縣志卷之一

劉璜

王瀾

邑令王際有纂修

邑庠生劉良股全校

師維曾

牛光襄

地理志

邑志所述目有八先之地理者建邦設都分土爲先有地而後有邑有邑而後若建置若貢賦若水利若

涇陽縣志

卷之一

一

官師若選舉若人物若藝文可次第舉也地理之屬維何曰疆域曰山川曰星野曰風俗曰祥異疆域山川本乎地者也星野麗天風俗因人祥異省日不盡本乎地者也而皆係之地理以星之與土精氣相屬沃土民富瘠土民勞乃有淫有思而災祥出乎其中矣作地理志第一

疆域

涇陽禹貢雍州域至周爲畿內地平王東遷以賜秦秦并天下都咸陽置內史以領關中而地隸內史項

籍滅秦分內史地三之一封司馬欣爲塞王地乃隸塞漢高帝二年改隸河上郡九年罷郡復爲內史惠帝于地置池陽縣以故有秦池陽宮遂名武帝太初元年更內史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以縣屬左馮翊新莽時屬列尉大夫更始元年仍復三輔至符秦於縣東南置涇陽縣卽今縣也而池陽縣尋廢後魏太和間徙咸陽郡於涇陽城隋開皇初郡廢九年改爲咸陽縣尋復爲涇陽縣自東漢歷隋或以關中地置雍州或改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或

復改爲京兆郡縣亦數更隸焉唐天授二年於雍州置鼎州分雲陽涇陽醴泉三原富平美原諸縣隸之大足元年還隸雍州及元初省入高陵縣尋復置至元四年以雲陽縣併入涇陽明因之屬西安府國朝不改廣八十里袤五十里東二十五里至高陵界西五十五里至醴泉界南一十五里至咸陽界北五十里至淳化界東北一十五里至三原界凡八鄉四十四里

魏恭襄曰縣沿革據舊志云云考之他傳記多不合

有謂在周已有涇陽者詩侵鎬及方至於涇陽是也然周時獫狁率自朔方入朔方今之寧夏而平涼縣在古爲涇陽相聯屬詩應指此史記秦昭王弟顯爲高陵君惺爲涇陽君所指乃今涇陽而杜氏通典亦云涇陽本秦舊縣則縣似自秦始恐創自符秦者誤也舊志謂池陽縣本在今縣西北二十八里所今按其地有故縣村似矣第三原縣志及他說皆謂三原古池陽也縣東北有故址存而建忠驛洪武初猶名曰池陽又殊非無所據者乃十道志又謂今涇陽東

北境廣吉鄉內有迎東驛本池陽縣城長安志三輔圖復於沈陽縣下註曰今涇陽縣池陽縣下註曰今三原縣按沈陽圖似指今故縣村也說益相踳駁不可曉以意度之涇陽本秦縣設在故縣村漢改爲池陽已而移之迎冬城又移之三原東北所遺地遼遠故符秦於今縣處復設涇陽而長安志圖故縣村爲沈陽也遠在趙宋時或傳寫之訛耳然不敢臆定矣雲陽在古以甘泉石門諸山爲西北隅趙宋間先割其半建淳化縣後始入涇陽是所入非古雲陽也故

凡以雲陽故實入縣志者須當有辨
峩仲聳於北涇水環其南帶文川襟西城背豐稔面
畢原平疇曠衍村落相連有河渠之饒有巖寨之險
而西北一帶猶爲膏壤每夏秋間烟塍雲壠黍禾盈
阡樓閣參差川原繡錯婁敬所謂天府之國沃野千
里此其上游焉明萬曆末日以荒涼向之比屋鱗次
半且鞠爲茂草近稍稍復矣在司斯土者培植之

山川

邑之有山川或有關於封鎮則國之諸侯主之非然
者邑得而有之也祭法祭岳瀆多於其邑邑卽不得
而有之不敢不書况得而有之乎魏恭襄志涇峩及
仲惟涇陽形勝具在山川可從攷焉

嵯峩山縣北山也距縣四十里所一名截嶼山漢書
截嶼山在池陽縣師古曰俗呼嵯峩山是也又一名
慈峩山雲陽宮記曰東有慈峩山是也東抵清谷西
抵冶谷亘二十里昔黃帝鑄鼎於此上有三峯最東
者曰鉢孟臺相傳臺上黑雲起當日雨白雲起不出
三日雨天旱鄉民禱之多驗近作殿於上雲不起農

無以爲候矣中曰大臺有仰天池在峯頂冬夏水清
不涸西有穴曰石窟深五六里風從內出雲陽舊志
云昔金元之間大亂盜起爲患有千餘人匿此中免
其西猶有二峯漸低小山左前故有潦池注今亡
詩有

見藝文

小仲山一名中山東北接差峩西麓中隔冶谷西南
連九峻山涇河經其中在縣西北隅七十里俗傳漢
高祖兄仲常居此故以名山山巔有仲子廟今亡史
記武帝獲寶鼎於汾陰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

涇陽縣志

卷之一

五

中山晏温卽此雲陽宮記曰宮南三十里有中山竹
箭生其上故又名中山相傳山巔小峯有中山二大
字白如堊形若鐫刻四周有仲山小字數十仲中二
名互稱已久惜爲僧修鉄瓦殿鑿去山半有泉曰小
師泉山麓有坪曰虎坪皆勝地

有詩見藝文

石蛇山以石有類蛇首故名在縣西北七十里臨江
潭上

車箱坂傳爲漢武帝幸甘泉故道曲折縈紆僅通单
軌

百項原在縣西北六十里東連峩山西抵冶谷東西十里南北五六里高數百丈

豐樂原在縣東北五十里清谷西岸上東西十五里南北五六里

清涼原在縣東北四十五里以上三原俱逶迤峩山前宜黍稷

豐稔原縣所謂北原也發自仲山之麓蜿蜒東南下至高陵始盡

輿車原起仲山下東至冶谷口

西城原在縣北四十里東自天井渠抵洪門監東西四十里南北十五里頗寬饒昔雲陽恃爲縣西形勝焉

畢原縣所謂南原也西自武功縣來東訖于高陵在涇渭間綿亘二三百里其北陲傍涇者入縣境內東西三十八里高二十丈又一名石安原晉時石勒置石安縣以此崔鴻前秦錄曰符健攻張琚於宜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長平坂在縣西南十里俗名畦城坂漢武帝幸甘泉

經此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狀頭目口鼻皆具上令東方朔視之還曰此必秦故獄處憤氣所生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洒之遂消

涇河關中大川也流自淳化來當縣西北仲山巖山間出口落平壤而南東奔逾縣入高陵因在縣南故以名縣渡九五詳載津梁中

有詩賦見藝文

瓠口秦時鄭國自仲山西邸瓠口鑿渠溉田卽此水經註曰涇水東南流經瓠口一名洪門又名洪口按

九河流山夾處率名洪洪口爲近之

焦穫澤舊志謂卽瓠口以詩有整居焦穫及郭璞釋爾雅焦穫卽池陽瓠中也按朱子註焦穫爲兩地

龍泉陂在縣南三里多魚蒲之利今亡

有詩見藝文

金線峪在縣東南二十里南原西甫下

冶谷河其山出鐵有冶鑄之利因以爲名自淳化來當仲山東峩山西出谷稍南卽直東至辛管匯後與清谷河合其出谷處曰谷口又名寒門以谷皆飛泉峭壁凜然有寒意也漢鄭子真隱耕於此巖曰鄭巖

泉曰鄭泉

有詩見藝文

臨江潭俗呼爲龍潭卽冶水出谷之潭也瀑布飛流噴薄激盪疑中有神物焉故名龍潭

有詩見藝文

文川以水村花卉望之佳麗故名雲陽志甚艷稱之

有詩見藝文

清谷河北自耀州三原來從峩山東麓出谷南流清涼原乃折而西至大石里又折而南至辛管匯後謝家村與冶水合合而復經三原入渭故老傳山左掩水逆流得其概矣

涇陽縣志

卷之一

八

靖川在清河西折處唐衛公李靖故居也

流金泊在縣東北三十里峩山南大石仙里之北東接李家庄界西接仇家村今亡

星野

周禮雍州井鬼之次漢地志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縣固在井鬼中晉志雍州八水入東井三度唐志東井在雲陽下流當涇渭汭爲秦分則縣又在東井三度中天官之說精微奧遠星度所分姑著其大概耳

風俗

班氏志地理載九州風土於雍州則曰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邑故邇邠岐豐鎬之間相傳之美可知然風俗與時推移久而漸靡明以前姑勿論明初頗近古嘉靖以還浸失其舊魏恭襄志曰余猶及見邑人習尚朴素城市衣履稀有純綺鄉落父老或簷帽鞞履不襪器惟瓦甃屋宇陋質多書獄爲吏故刀筆甲天下次者儒又次行賈乃今裘馬綺羅充塞街衢多雲巾雲履十金之子卽耻布衣峻宇畫棟

在在有之婚喪酒醴惟以豪華相高崇儒薄吏與其吏也寧賈故仕宦視昔十倍富人亦數倍之而吏習頓減士紳間或談道術喜高節不欲爲庸衆人四五年十年間卽更易如此惟剛正負氣不爲靡靡之習本於土地所鍾古今不甚殊焉此恭襄以前風俗之大概也嗣是豪華奢僭日甚一日萬曆末一盡於焚掠再困於凶祲不待挽奢爲儉而人力已殫矣邇來復蹈往轍其風彌熾傭販修薦紳之容輿隸謀姬姜之飾宛珠阿縞濫及婢妾張筵召客動用優伶斯賈生

所以長嘆傳咸所爲深憂者也若乃商賈竒贏貧富相耀力田者有豐年之嘆學古者興易術之思賈駸駸居儒上矣去恭襄未百年高曾之規矩殆不可睹如此夫物窮則變勢極必返今薦紳之家勞苦於贈荅浮薄之子暴殄於竒淫情衰意沮勢將自止且夫哀多所以益寡拙此可以伸彼侈僭旣厭去儉朴將安之此移易一大機哉後之司牧能一變計焉使農夫力勤於耕稼紳士服教於黨庠愿慤之風或可庶幾也

冠禮載在文公家禮今廢久矣故不詳其事

婚恭襄志曰嘉靖以前婚娶多在十八九後及二十四五間亦有三十者與古禮自十六至三十皆可娶不甚遠近喜蚤婚輕躁之家甚至有十三四輒娶者其禮媒妁旣通卽行定以之納財已乃親迎雖無古六禮似與朱文公禮合朱禮有納采納幣親迎三節此所謂定卽朵財卽幣也但行定用金珠首飾繡衣幣以二三十金計納財白金五十或四十而諸衣飾幣復以三四十金計筵席之具十金羊豕各二又或

有以白金預附于定時日帶財者大抵視朱子禮不啻十倍貴家富人倡之中人之產耻不相如下貧者則以之爭獨親迎無所增飾然多不奠鴈乃盛音樂亦與古殊耳數十年來又與恭襄所志大異男女有不十歲而婚者行財有過百金者粧送有兄弟相眦妯娌相耀同室爭簞豆而嫁女竭資產者不較門第而量肥瘠所由來矣有志維風者當有以裁之

喪鄉里齊民不達喪禮惟喪服必三年巨室士族初喪哭殮四日成服小祥大祥禫制俱如朱子禮其不

酒肉不內處乃禮之實亦間行之至弔客給帛古禮所無乃今謂之散孝有給帽帶甚或有給孝衫者不論親疎以此爲厚至使中產之家遇喪忘哀先辦孝具竭財乖禮賢者不免禮葬有定期近則主陰陽之說有延至數十年或一二世始葬必盛供張陳寶玩集劇樂或作佛事祭品侈至數十百卓禮賔須豐故費常百金多者數倍往往至鬻產破家人甚苦之相習日久極重難返與易寧戚之旨在士大夫講明而力砥之

祭邑中惟舊家士大夫有祠堂四時祭忌祭俗節獻依朱文公所定雖有增損然不甚相遠其餘則皆忽之獨於元旦設畫像奠獻七月十五日設虛位以麻穀苗獻十月朔亦設虛位以煑餅獻俱焚錢冬至不設位門外焚錢而已墓則俱寒食祭各有差六月六日酹涼湯十月一日焚紙衣無貧富一也夫祠堂之設原以棲神近有高樓夏屋侈費千百金而於祖櫺神主吝惜數椽孝子慈孫忍令若敖之鬼曠野無歸乎其於緩急輕重之勢且何如耶

襍儀元日親識皆拜賀卑幼先往尊長徐荅之各家卑幼以次拜尊長已爲酒會又有合族之會元宵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惟親戚相餽遺而已冬至則士紳問有拜賀者諸慶賀餞飲至重者餽以財主人宴待次則親賓釀觴之明弘治正德間鄉人尊高年相見坐語皆遜讓不敢抗諸生後進事先達以長者之禮後乃羞卑巽高尚凌傲以爲氣節安得大改積習式還厥初以度幾禮讓之風焉

祥異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八風調二氣均冰雹不作陵谷不遷斯稱治世然堯湯之代不無水旱民不爲累何也夫使市無赭衣士有道耕有餘商賈不欺災而祥矣天道遠人道邇弭災之方豈但講於廟堂不責之方州乎

周

幽王二年三川皆震

秦

始皇六年民大饑

涇陽縣志

卷之一

十三

始皇十九年大饑

漢

高祖二年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

武帝祀甘泉至涇橋有女子浴於涇水乳長七尺上怪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臣時侍中倪寬在第七車對曰此天狗星也主祭祀齋戒不絜則女人星見

武帝元封三年作甘泉宮通天臺元鳳間臺自毀椽木皆化龍鳳隨風雨飛去

元帝永光三年地震

元帝建昭四年涇水逆流

成帝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

王莽建國二年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諸物大小與人相稱三日而止

王莽天鳳三年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

安帝永初三年大饑民相食

獻帝興平二年大饑人相食啖白骨委積

涇陽縣志

卷之一

十四

晉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饑米斛萬錢

後周

武帝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時衛刺王直潛謀逆亂屬帝幸雲陽宮以其徒襲肅章門尉遲逆拒破之其日雨霽

隋

文帝開皇十四年饑百姓就食於關東

唐

武德三年夏旱至於八月乃雨四年自春不雨至於七月

武德六年秋久雨

武德七年秋旱

貞觀元年饑

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貞觀十四年饑

貞觀十九年霖雨饑

涇陽縣志

卷之一

十五

總章二年大饑

永隆二年旱霜大饑

永淳元年大旱饑

久視元年夏旱

開元十二年久雨害稼

開元十六年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

廣德二年秋饑斗米千錢

廣德十九年秋饑

興元六年春大旱無麥苗井泉竭人渴且疫苑者甚

衆

貞元二年五月巳酉地震

元和二年饑

元和六年旱

元和九年饑

大和九年秋饑

中和二年大饑

中和四年大饑人相食

天佑元年十月大饑

涇陽縣志

卷之一

十六

開寶八年旱饑

宋

至道二年十月地震

治平九年八月旱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不雨五穀焦枯涇流皆竭

元

致和元年六月涇川大雨雹

大德十年春夏大旱二麥枯死

泰定元年六月涇川旱

泰定二年旱饑

天曆元年八月大旱人相食

至正六年五月饑

至正八年九月桃杏花

至正十九年蝗食禾稼草水俱盡所至蔽日礙人馬不能行填坑塹皆盈饑民捕蝗以爲食或曝乾而積之又罄則人相食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乙丑黃霧四塞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地震十月辛巳地又震

涇陽縣志

卷之一

十七

明

洪武二年大旱民饑

宣德三年大旱饑

成化二十年二十一年連歲大旱百姓流亡人相食萬曆四十四年夏大水河下里一帶及雲陽永昌屯房舍頭畜器具漂沒無筭數日前土人見有兩羊相觸後大雨浹旬山谷之水皆溢

萬曆四十八年大饑兒易斗粟

崇禎元年二月晨天赤如焚

崇禎四年冬雪深六尺

崇禎九年大雨四十日秋禾糜爛

崇禎十年秋蝗食禾殆盡

崇禎十三年四月甲申天鼓鳴五月至七月不雨秋大饑次年春絕糶木皮草根俱盡人相食

崇禎十六年正月朔黑雲蔽天大雪初三日無雲而雷

皇清

順治五年三月甲辰戌時地震從東北方往西北其

聲若雷戊申地又震大雪已酉大雪閏四月已酉農方穫大雨雹是夜月食

順治六年三月丙子自午至申陰霧黃沙大風拔木五月乙丑夜微雨巡夜兵器有火光八月壬辰夜半地震十二月丁未復震

順治八年四月甲戌午時冰雹十二月甲寅夜半天鼓鳴

順治十年二月辛丑冰雹五月丙戌午時大風折木冰雹如拳六月辛丑冰雹八月丁丑辰時地小震

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戌時地震戊辰辰時小震七月己酉有虫滿野始食草後食花豆葉十日死

順治十二年三月庚寅隕霜殺麥

順治十四年大旱二月狂飈連日

順治十七年秋涇水大漲田苗淹沒

康熙元年八月大雨五旬民居傾圮涇河水漲漂沒人畜絕渡者十日

康熙七年六月暴風拔木

康熙八年九月己亥申時天霽忽雷震冰雹如卵大

損瓦折木鳥獸死傷無數